

Shen Bin

狂狷和油腻之间差着一个大师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浙江大学的教授冯钢，应该是一个媒体喜欢的学者，总能用出格的言论引起一场江湖上的风暴，换来无数流量，但终究不过是一场“茶杯里的风暴”。

近日，冯钢发了条微博称：有学生想要加入他的门下，笔试面试都过了，于是他们喝酒庆祝，“师门的规矩是男人半斤50度以上的酒量”，这学生喝到被抬回宾馆。但最后学生还是没通过学校审核，于是冯教授觉得自己有愧于他，发了感慨“这样的男人绝对是中华民族稀缺之人才，他不管干什么，那股拼死喝酒的意向，就奠定了他一生的骄傲。”

冯钢用“半斤教授”的头衔再一次为自己打响了知名度，一如多年前他用那段“歧视女性”的言论。

在公众眼中，冯教授成为某种油腻教授的标本，和之前屡屡被曝光的“揩女学生油”的教授归为了一档，也落到了媒体评论的“舒适区”里：病态的酒文化侵入校园、“教授江湖化”、以酒选才是不尊重学生、学生不是陪酒的、呼吁还象牙塔一方净土……特别是前几天，教育部等7部门刚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》，冯教授这种“唯酒是举”的选材方式，似乎坐实了一个败德、昏聩的老学阀模样。

但细细品评冯钢的话，似乎又不是那一回事。只不过，冯教授想用这种另类、夸张的表态显示他对学生选择的慧眼独具，颇有《世说新语》里品藻士林、放诞乖戾的样子，凭着酒量来品评学生（哪怕只是冯教授口头上说说），合理吗？公平吗？

这其实又回到了什么叫学术传承这个基本命题上，教授选择研究生就想找到一个顺眼投脾气的，行吗？直接用酒量PICK人，行吗？在某种“学

术童话”里的确是这样的。

林语堂曾经写过中国留学生在剑桥、牛津等名校里学成大师的“童话”——无非下午去导师家里去抽烟、吹牛，三年烟斗叼下来，老师的衣钵自然传承了给你，自成大师，自有学统。真真的“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”，玩着玩着，就成了大师。这种想象也曾经让无数象牙塔外的人充满着憧憬。

但这只是“老皇历”。如今，当种种关于“民国大师”的神话慢慢褪色，当大学的教授也像企

业白领、互联网企业高管那样精致地跑项目、码论文、审稿件、拿课题费，以及笑脸逢迎地贴发票、求报销，计算着属于自己的KPI时，那层保护着教授们的狂狷的光圈，也就暗淡了。

2000多年前，孔子说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孔夫子不认为狂狷是什么太糟糕

的品行，在他眼里乡愿、不讲是非，才是“德之弃也”。从章太炎大骂袁世凯到刘文典踢蒋介石屁股的轶闻，都成了名士风流真性情的一面，也从另一个侧面加持着大师的光环。狂狷是要有狂狷的资本的。

只是，如今“大师”远去，量产论文、繁琐的文献总结越来越多，参考资料越来越厚，论点却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不精彩，那么何来“大师”呢？只是细分领域的学术大腕，而没有了能对全民产生克里斯马魅力的“大师”。

我们可以远远眺望着辜鸿铭这样的国学大师，用“一把茶壶配四只茶碗”来为纳妾辩护的奇葩，却无法接受近在眼门前拿着工资、撕着发票的冯教授的狂狷。“大师”远去了，剩下的只是一肚子不合时宜，一地的油腻。█

病态的酒文化侵入校园、“教授江湖化”、以酒选才是不尊重学生。